

百五
十家評註史記

上海文瑞樓印行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卷之四十七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著

孔子世家第十七

何良俊曰方漢之初孔子尚未嘗有封號而太史公逆知其必當有褒崇之典故遂為之立世家夫有上者以士而世其家有德者以德而世其家今觀戰國以後凡有爵土者孰有能至今存即則世家之久而莫有過于孔子者誰謂太史公為不知孔子哉

索隱曰教化之主吾之師也為帝王之儀表示人倫之準的自子思以下代有哲人繼世象賢誠可仰同列國前史既定吾無間然又孔子非有諸侯之位而亦稱系家者以是聖人為教化之主又代有賢哲故亦稱系家焉○正義曰孔子無侯伯之位而稱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下王侯中國言六藝者宗於夫子可謂至聖故為世家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

徐廣曰陬音騶孔安國曰陬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索隱曰

里○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鄉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鄉號曰陬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索隱曰

關里○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鄉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鄉號曰陬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索隱曰

西○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鄉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鄉號曰陬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索隱曰

按夫子生於鄉里中其先人也曰孔防叔防叔弗父何以讓弟厲公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

世曲阜仍號關里其先人也曰孔防叔防叔弗父何以讓弟厲公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

子木金父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祖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鄉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鄉號曰陬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索隱曰

夏伯夏生叔梁紇○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鄉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鄉號曰陬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索隱曰

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索隱曰家語云梁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妻生孟皮孟皮

合者蓋謂梁紇老而微在少非當壯室初笄之禮故云野合命為婚其文甚明今此云野

野哉由也又先述於禮樂野人也皆言野者是之禮故云野合命為婚其文甚明今此云野

歲毀齒二八十四陰道通婚過此者皆為野合故家語云梁紇娶魯施氏女生十四陰

女乃求婚為顏氏顏氏有三女過此者皆為野合故家語云梁紇娶魯施氏女生十四陰

小女徵在據此婚過六十四矣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索隱曰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

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

一

孫為賓恰者久而
或替獨孔子起章
布踐素王以筆札
紹明聖人之緒漢
明漢昌稱萬世師
爵則真王禮樂則
天子其子孫亦以
漸而隆崇號為上
公秩乃六卿雖以
夷狄借真之主不
能有所裁損嗚呼
休哉然孔子實成
湯後論者不知其
所自起余故因表
衍聖公之爵系而
脩識之明孔子非
國家所得而封建
也詳見介山堂別
集中

索隱曰行音烏頂音鼎均鼎言鼎上麻也故孔子頂如反字者若屋宇之反依而四傍高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女陵山在曲阜縣南二十八里千寶三日紀云微在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空竇
在魯南山之空竇中無水當祭時洒掃以告輒有清泉自石門出足以周用祭說泉枯今俗名女陵山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
叔梁紇死三歲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二十五里禮記云云防山在兗州曲阜縣東防
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索隱曰謂孔子少孤不的知父墳處非謂不知其營地
從送葬故不知墳處孔子為免嬉戲常陳俎豆正義曰俎豆以上赤雲氣諸侯加象飾足天
遂不告耳非諱之也孔子為免嬉戲常陳俎豆正義曰俎豆以上赤雲氣諸侯加象飾足天
子玉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正義曰括地志云五父衢在兗州蓋其慎
也徐廣曰魯縣有闕里孔子所居也又有五父之衢正義曰括地志云五父衢在兗州蓋其慎
也乃且殯其母於五父之衢是其所謹慎也○正義曰慎謂以紼引棺就殯所也
耶人上義曰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孔子要經季氏饗士孔子
與往正義曰與音預季氏為饌飲魯文學之士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索
隱曰家語孔子與迎而往陽虎以饌飲孔子少故折之也今此謂孔子實要經與饗為陽
虎所絀亦近誣矣一作要經要經猶帶經也故劉氏云嗜學之意是也孔子由是
退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乃講學之及其將死召孟僖子病不能相禮
不能禮為病非疾困之謂也至二十四年僖子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服虔
卒賈逵云仲尼時年三十五矣是此文誤也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服虔
人謂滅於宋杜預曰孔子六世祖孔父嘉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杜預曰
商湯滅於宋杜預曰孔子六世祖孔父嘉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杜預曰
孔父嘉之高祖當立以讓厲公也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服虔曰正考父三命茲
益恭故鼎銘云杜預云三命上卿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皆恭敬之貌也
牆而走杜預曰言亦莫敢余侮杜預曰其恭如是饘於是粥於是是以餬余口杜預曰
不敢安行亦莫敢余侮杜預曰其恭如是饘於是粥於是是以餬余口杜預曰

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宗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楊慎曰孔子不就季氏亦無要經與蘇軾曰孔子用于魯三月而齊人俱其伯以僖子之賢而知夫子之為聖人也使其既亡而授之以政則魯作東周矣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有傳子始按孔子家語孔子之先自商契以來至于湯自湯以降封于宋歷千有餘年而後孔子興又自正考父佐戴武宣惠數世而後孔子出孔子復娶子宋之并官

中為饒粥饒粥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王肅曰謂若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索隱曰左傳及系本敬叔與懿子皆孟僖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索隱曰有本作委史按趙岐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斥平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索隱曰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蓋系子適周豈訪禮之時即在十七耶且孔子見老聃云甚矣道之難行也此非十七之人語也乃既仕之後言耳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送人以財索隱曰莊子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王肅曰謙言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王肅曰父母之有己索隱曰家語為人臣者毋以有己索隱曰家語作無以有己為仁子者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轅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

氏而生伯魚上
止復生似而後
道統之傳得其
宗天為萬世計
將以繼往開來
其所關係非小
補也故錄之以
補諸書之缺云

按太史公所叙
通周時孔子年
未三十莊周謂
孔子行年五十
有一而不聞道
乃南之郊見老
聃蓋周推尊孔
子故為抑揚之
詞要之通周之
市非一時事也
茅坤曰太史公好
老氏學故陰與之

魯虛扁治曰往稱
孔子問禮於老聃
後世遂謂孔子為
聘之弟子雖韓昌
黎亦云予編謂問
禮必以其為知禮
也聘崇尚虛無禮
章六籍其不知禮
可知況禮制於先
王而周公集其大

居五穀正義曰百里奚也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孟子曰家語無此一句與語三日授之以

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鬪

雞故正義曰郈音后括地志云關雞臺二所相去十五步在兗州曲阜縣東南三里

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

齊齊處昭公乾侯正義曰相州城安縣東南三十里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

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周氏曰孔子

樂之盛美故忘於肉味也○索隱曰按論語子語魯太師樂非齊太師也又子在齊

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無學之文今此合論語齊魯兩文而為此言恐失事實齊

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安國曰當此之時陳恒制齊

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孔安國曰

陳氏果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足谿田封孔子索隱

曰此說出晏子及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

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

有間索隱曰息者生也言上古大賢生則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

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

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孔安

魯三卿季氏為正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待之孔安

氏奉音扶用反非也今奉音如字為奉待孔子如魯季氏之職故下文云以季孟之

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

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

得土缶中若羊。韋昭曰羊生羊也故謂之怪也。○索隱曰家語云相子穿井於費得物如土缶其中有羊焉是也。問仲尼云得狗。韋昭

以曰獲子博而測之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聞

足音起兩家語之作題也或言騷然足馳騁獨上精足好學山人聲而速感之人也○索隱曰夔音達

水之怪龍罔象韋昭曰龍神屬水食人一名沫腫也非當見故曰沫音木土之怪墳羊唐固雄曰墳

也成老吳伐越墮會稽之王所都墮毀也吳伐越隱在魯哀元年越得骨節專車韋昭曰骨其長

吳使侯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韋昭曰方且不遠而後羣神謂主

之也。神主也。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宣昭曰。防風氏之陳尸為戮。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

客曰謂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于為神神謂諸侯也韋昭曰神足以

興雲致雨以制天下也社稷為公侯之祀者直為公侯而已皆屬於王者客曰

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豨之山韋案晉太康元年改永安為武康縣今

興郡。為釐姓。漆誤。系本無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臣於周。為長翟。今謂之大人。肅

子之時其名異也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焦僂氏三尺短之至也蠶之別名也按括
地志在大長谷下過十之牧之聖王肅曰什之謂三今是爲客曰考成里八百一建

秦國北也。長石不並十之數之極也。大也。數極於此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桓子鑒
 五曰中梁。梁，易乾有梁。易乾次梁。公山下田土之。孔安國曰：不粗為季氏宰。

目曰仁孝慎身附房不附房爲逆慎公山不狃止之索隱曰祖音女九反鄒氏云

賢之今景公將封孔子而晏子不可其必有意史記載其沮止之語後失谷之會史記亦謂晏子與有諫焉朱子皆謂去不取或疑晏子心雖正而其學蓋固有不相為諫者歟然論晏子者惟當以孔子之言為正他書未可盡信也司馬光曰晏嬰忠信以有禮愛君而樂善於晉悅叔向於鄭悅子反於吳悅季札豈以孔子獨不知而毀乎柳宗元曰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孔子為得窮物性之形也是必証聖人矣增安宛餘篇云夫子曰土之性曰憤羊然則夫子以為土無狗也按尸子曰地中有大名地狼身鼎志曰掘地得大曰費魯太興元四等年及隆安

一作昧論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驛之正義曰陽虎驛音釋

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

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

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正義曰適音嫡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

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

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此二句表孔子心事出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

豐鎬而王索隱曰檢家語及孔氏之書並無此言故桓譚亦以為証也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

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何晏曰與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也然亦卒不行其

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索隱曰家語作西方王肅云魯國近東故西方諸侯皆取法則焉由中

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索隱曰與齊和好故云平也夏齊大

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徐廣曰司馬彪云今

在祝其縣也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備者

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

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王肅曰會遇之禮禮之簡略也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

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旌旄羽被矛戟劍撥鼓噪而至索隱曰歷階也

日家語作萊人以兵鼓噪劫定公被音弗謂舞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索隱曰歷階謂歷階級也

初皆於地中得犬
使夫子而當其時
不誤對哉夫子又
云木石之怪曰夔
魃水之怪曰龍
罔象而吳先主樟
樹中砍之有物面
似人而狗身陸敬
叔曰按白澤圖云
木之精曰彭侯狀
如黑狗無尾可享
食之當是時夫子
又當誤對也
余有丁曰按吳伐
越事在哀公元年
家語云吳子使聘
于魯問之孔子命
使者曰無以吾命
也顧既將事及發
幣于大夫及孔子
孔子爵之既微俎
而然然後客執骨
而問今載于定公
五年此時吳未墮
會稽安得獲骨之
事

故王肅云歷階
登階不聚足 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
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
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
曰匹夫而榮惑諸侯者罪當誅索隱曰榮惑謂經營而惑亂也家語作榮侮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
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
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
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
以謝過正義曰鄆今鄆州鄆城縣在兗州龔丘縣東北五十四里故謝城在龔丘縣
東七十里齊歸侵魯龜陰之田以謝魯魯築城於此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謝
城○服虔曰三田汶陽田也龜山名陰之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杜預曰太
山博縣北有龜山○索隱曰左傳鄆謹及龜陰之田則三田皆在汶陽也定公十
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王肅曰高丈長丈
日堵三堵田雉使仲由為
季氏宰將墮三都服虔曰三都三家之邑也於是叔孫氏先墮郕杜預曰東平無鹽縣東南郕鄉
亭○正義曰括地志云郕亭在
鄆州宿城縣李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
服虔曰三子季孫孟孫叔孫也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服虔曰人有入
孫孟孫叔孫也孔子命申句
須樂頎下伐之樂頎魯大夫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杜預曰魯國十縣南有
姑蔑城○正義曰括地
志云姑蔑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
四十五里按泗水縣本漢下縣地
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杜預曰泰山鉅平縣東
南有成城也○正義曰
括地志云故郕城在兗公欽處父服虔曰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
州泗水縣西北五十里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

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

八元魏南明太守
慕容暉頭長一丈
國九尺高短一寸
春秋須孔圖孔子
長十尺一云九尺
六寸按弟子所謂
自腰以下不及焉
又列子龍伯國人
長三十丈洞冥記
云提支國人長三
大三尺三臂三指
皆以為寫言瓊說
然防風身橫九畝
自古記之鄭滿國
君長狄儁如長三
丈一云五丈亦可
與孔子之言印証
云
王鑒曰嘗疑公山
不狃之叛也而孔
子欲往然不狃叛
李氏非叛魯也孔
子欲往安知其不
欲因之以張公室
乎按左傳吳將伐
魯叔輒勸之不狃
曰非禮也君子違
不逾國未臣而
有伐之奔命焉死
之可也君子不以
所惡廢鄉今子以

氏之保鄆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政郊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王肅曰有司常供其職客求而有皆予之以歸索隱曰家語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孟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索隱曰家語作容璣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索隱曰謂諸魯君為周偏道急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王肅曰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索隱曰屯在魯之南地名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王肅曰言婦人之口請謁足以使人死敗故可以出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王肅曰言仕不遇也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索隱曰孟子曰孔子於衛主顏雖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今此云濁鄒是子路之妻兄所說不周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索隱曰若六萬石似太多當是六萬小亦與漢之秩祿不同○正義曰六萬小

小惡而欲獲宗國
不亦難乎及吳使
不狃將故道險由
武城其不忘故國
如此則其以費城
余故表而出之以
明孔子欲往之意

蘇軾曰佛盼之不
能為東周亦明矣
然而用孔子則有
可以為東周之道
故子欲往者以其
有是道也卒不往
者知其必不能也
增陳懿典云此段
以其勢危齊一句
為綱領觀兩用樂
而能使景公作且
慎則孔子之用魯
其危齊可知矣以
故不得不歸侵田
以謝過
余有丁曰按左傳
云孔子以公退曰
士兵之則知設左
右司馬
王維禎曰舉袂見
事急之狀不可少
此二字
光緒曰柳陽何

斗升當今二千石也周居頃之或譜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入一入

之升斗斤兩皆用也周居頃之或譜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入一入

入以魯夫子也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正義曰故匡城在滑

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人此由彼缺也索隱曰謂昔所破城郭外郭之缺也

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告魯曰往者陽貨今復來乃率眾圍孔子

數日乃和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也

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索隱曰匡人自解也

夫子圍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相安國曰言與孔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

曰子在回何敢死包氏曰言夫子在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

不在茲乎孔安國曰沒其文見在茲此也言文王雖已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

也此孔安國曰文王既沒我知孔子自謂其死也天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

予何馬融曰如子何欲奈我何也天未喪此文則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

然後得去語索隱曰家語子路彈劍而歌孔子曰然後得去蓋夫子再厄匡人或設辭

以解圍或彈劍而釋難此文合論語家去即過蒲徐廣曰括地志云故蒲城在滑州匡

城縣北十五里匡城本漢長垣縣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

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

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正義曰

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索隱曰上見如字下見音去聲子路不說孔子矢

言我不為相見之禮現而答之子路不說孔子矢

孟春云朱子謂田之來歸于君聖人無預焉果如其說是春秋自書其功也王氏廉曰不然當時實有此事春秋惡得不書書之為書史非自為功也避嫌之事賢者不為况聖人乎

蘇軾曰三家不臣則魯无可治之理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期月隴其城出藏甲而三家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信而信不怒而威者矣

余有丁曰按春秋記定公十二年墮邱墮費而史誤以為十三年年表記定公十二年孔子去魯而世家又以去魯前十四年孔子去魯前後矛盾蓋定公十二年孔子年五十四由大司寇攝行相事于是墮邱墮費三月魯大

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樂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蔡謨曰矢陳也

夫子為子路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

過之徐廣曰招搖翔也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何晏曰疾時薄於德厚於色故發此言也

李充曰使好德如好色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徐廣曰十年色則棄邪而反正矣

陳哀公三年孔子至衛十四年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

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包氏曰天生德者謂授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

故曰其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布衣子曰家語姑

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索隱曰家語云河目其顙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

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王肅曰喪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纍然而不

也韓詩外傳曰喪家之狗既斂得意孔子生於亂世道不得行故纍然不得志之貌

而柳有席而祭顧望無人也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

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

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遣子吳吳敗越王勾踐會稽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楷矢貫之

石碣矢長尺有咫韋昭曰隼鷙鳥今之鷂也楷木名若鏃也以石為之八寸曰咫

謂之題肩或曰有矢貫之墜而死正義曰隼音第毛詩義疏鷂齊人謂之鷂正或

為布穀此屬數種皆為隼陳湑公使使問仲尼索隱曰家語國語皆作陳惠公非也

按系家湑公十六年孔子通陳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正義曰肅慎國記

十三年亦在陳則此湑公為是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正義曰肅慎國記

餘國東北河六十日行其方四尺強勁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王肅曰九夷東

弩射四百步今之蘇軾國方有此矣

治齊人懷女樂以阻之孔子遂行
正魯魯十月有
弗克在冬十二月
此時孔子已去魯
矣史記必誤
茅坤曰孔子欲墮
三都墮與費矣
而卒不能墮以勢
之無可奈何也
李夢陽曰居上不
寬孔子以為不足
觀然攝政七日而
即誅亂大夫外故
曰寬子良嚴子猶
按說苑云孔子
曰夫王者之誅
有五曰盜竊不
與焉一曰心辨
而險二曰言偽
而辯三曰行僻
而堅四曰志愚
而搏五曰順非
而澤此五者皆
有辨知聽達之
名而非其真也
苟行以偽則其
知足以移衆強
足以獨立此最
人之雄也不可
不誅夫有五者

百蠻夷狄使各以其方賄來貢王肅曰各以其方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

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韋昭曰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

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韋昭曰展重也王橫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王肅曰使無

也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韋昭曰故府舊府也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

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

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

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

罹難寧鬪而死鬪甚疾蒲人懼索隱曰家語云寧我鬪死挺劍而合眾將與之戰蒲人懼是也謂孔子曰苟毋適衛

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

衛靈公問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

所以待晉楚也正義曰衛在濮州蒲在滑州在衛西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

曰其男子有死之志王肅曰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婦人有保西河之志王肅曰婦人

河無戰意也索隱曰此西河在衛地非魏之西河也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王肅曰本與靈公曰善然不伐

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王肅曰本與靈公曰善然不伐

信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有暮年而可孔子行佛盼為中牟宰趙簡子之邑宰趙簡子

攻范中行伐中牟索隱曰此河北漢陽配佛盼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

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

之定以先誅之

柯維騏曰孔子誅

少正卯其說出子

荀卿朱子以論語

左氏不載子思孟

子不言疑之然荀

卿去孔子未遠或

得其實也

蘇軾曰孔子為司

寇七日誅少正卯

或以為太速孔子

蓋有知必不久在

相位故及其未去

發之使更遲疑已

為少正卯所圖爾

王應麟曰三桓

之無君與魯之三

夫子其身親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孔安國曰今佛盼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

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孔安國曰磷薄也涅可

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中我豈匏瓜也哉焉能擊而不食何晏曰言匏瓜得

而吾自食之物當東西南北不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何晏曰

得如不食之物擊磬一處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何晏曰

也契無心謂硤硤乎莫已知也夫而已矣何晏曰此硤硤信已孔子學鼓琴師襄子索

琴蓋師襄子魯人論語謂之擊磬襄是也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

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

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

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王肅曰幾然而長徐廣曰詩云頎而長

頎無此四字祈家眼如望羊王肅曰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

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

舜華之死也徐廣曰或作鳴犢竇華又作竇鳴犢舜華也索隱曰家語云聞趙簡

子殺竇華鳴犢及舜華國語云鳴犢竇華則竇華字鳴犢聲轉字異或作

舜華諸說皆同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

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

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剗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

蛟龍不合陰陽索隱曰有調曰蛟龍龍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

奮戰將下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也若吾非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三終圍罷王鑿曰匡人遭虎之暴識虎必真不應以貌似而誤國夫子夫子亦必明言非虎不應托言子畏恐有他說余有丁曰按竄武子當衛文公時至靈公計已百五六十而孔子畏于匡此云使從者為軍武子家臣誤也光緒曰宋王拱辰問見南子於尹燉燉曰尹燉則不敢見蓋未能磨不礪涅不濡也此亦子路不悅之意按丹鉛總錄云矢者直告之非誓也否皆否塞

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哀之

王肅曰陬操琴曲名也○索隱曰此而反乎衛八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

國曰軍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玄云萬二千人為軍

本末立不可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

公卒索隱曰此魯立孫輒是為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瞶于戚陽虎使太子統

八人哀經偽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

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瞶在故也夏魯桓釐廟墻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

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服虔曰桓釐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已而果然秋季桓

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

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

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

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

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

之以成章不知所以裁制當歸以裁耳○索隱曰此系家再有歸與之辭者前辭出

孟子此辭見論語蓋止是一稱歸與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誠曰即用孔子

二書各記之今前後再引亦失之也為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七

之否古者仕於其國則見其小君子路意以孔子既不見其小君而又見其小君是求仕不說者非不說夫子之見也予直告之曰予道之不行其否屈乃天棄絕也天之所棄豈南子所能與而吾道賴之行哉見之者不過答其禮耳如此聖人之心始白曰

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徐廣曰哀公四年也楚侵蔡。秋。齊景公卒。徐廣曰哀公五年也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通。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安國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萊於葉僭稱公不對未知所以對也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為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鄭玄曰相廣五寸二相為耦津濟渡處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黃城山俗名萊山在許州葉縣西南二十五里聖賢冢墓記云黃城山即長沮桀溺所耕處下有東流則子路問津處也長沮曰。彼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馬融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桀溺謂子路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孔安國曰孔安國同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亂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何晏曰者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亂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何晏曰。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士從耰而不輟。鄭玄曰耰覆種也輟止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何晏曰為其意曰為其不為鳥獸不可與同羣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何晏曰凡天下有道者止皆他日子路行遇荷蓀大人包氏曰。丈草器也。子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包氏曰丈人老者蓀子而植其杖而芸也除草曰芸孔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孔安國曰子路反至其家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

余有丁曰師襄子
即擊磬襄孔子用
魯舉為司樂之官
及孔子去魯而襄
入於海史記載學
琴於去魯之後殆
非也歷聘紀年記
孔子二十九歲過
衛學琴庶幾近之
按韓詩外傳云
師襄子曰敢問
何也孔子曰文王
操也孔子曰夫
仁者好偉知者
好粉智者好彈
有殷勤之意者
好鹿丘是以知
文王之操也
光緒曰披王奔
州者往赴晉
陽集踰上黨見
刻石有孔子迴
車處辨以孔子
臨河而返此去
河尚遠蓋傳會
語也縉竊謂何
論至與不時即
此可見當時經
已有公論所經
過之地亦以為
榮而謹書之雖
傳會亦不失為

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安國曰興起也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何晏曰濫溢也君子國亦有窮則濫溢為非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孔安國曰然謂非與孔安國曰問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何晏曰何其元則眾事舉也故不待學以百慮而一之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兕虎而循曠野也言非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王肅曰言人不信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智乎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正義曰言智者必使處事通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王肅曰種之為稼畝之為穡言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王肅曰言良工能巧而良農能善種之未必能畝獲之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王肅曰言良工能巧而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

愛夫子也宋鮐子由貶高安鮐酒時東坡來訪之過一小溪鄉人以為禁遂名其渡曰來蘇鳴呼當時小人媒孽推挫欲置之死地而轍逆所經溪窮野更亦以為光華正與刻石迴車事相類人心是非之類固不可派夫

按說苑云孔子與齊景公坐周使來言周廟燭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官室與焉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何以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死其身文王之祀无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

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王肅曰宰主財者也

為汝主財言。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

百里封孔子。服虔曰書籍也。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則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故下冉求云雖累

十社而夫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

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

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

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

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歌

而過孔子。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佯狂。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孔安國曰。此孔子於

合故曰衰也。往者不可諫。今孔安國曰。已往所來者猶可追也。孔安國曰。自今已來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安國曰。言已而者。言世亂已甚。孔子下。欲與之言。氏包

車也。趨而去。弗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

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索隱曰。此哀七年時也。百牢。牢具一百也。周

牢夷不識禮。故子貢對以周禮。而後吳亡。是徵也。公九年。侯伯七牢。子男五牢。今吳徵百

括地志云。故鄆城在沂水縣地理志云。繒縣屬東海縣也。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